



飞越 摄影 | 李恒昌 (山东)

写意中国  
肖立新

## 旷野的雨和岁月的风

乌云拉走了漫天的星辰，一片漆黑涌动在天地，在夜与光的交接处，那转瞬的华光成了永恒的记忆。朦胧中，几道闪电穿行在乌云的深处，一座座乌云矗立着身子，即将在天地挥洒那骤来的清凉和惊惶。天空数说着岁月的沉重，努力不让身子掉落在黝黝的黑土地。那些树披散着长发，在风中寻觅着远处的光。

一夜的雨，一夜的风呼啸，旷野像极了海，波涛汹涌间要把人推向万米高空。也许高空之上还有星辰璀璨，那里有春风拂面、杨柳依依。天上飞着白鹭，波光倒映着落霞与孤鹜齐飞。

老街，雨丝缠绵，雨花遍地，淋漓的石板路探寻着长长的街角，俏生生的檐角摇着清脆的风铃，酒家挑起一张幡，浓浓的酒香拐过长长的小巷。一伞雨花下依偎着邂逅的倾诉，沉醉的时光化不开相聚的短暂，总想着山盟海誓越过这人生苦短。

一纸惊鸿载着岁月的沉淀，有人在河边放走了船，满船的期盼和满江的渔火飘荡，浪花奔涌，船儿驶过梦中的港湾，那儿有玉人对月轻舞，风中吟唱，笑语惊落满地的桃花。流水潺潺，一行行的杨柳岸晓风残月，一幕幕的千里烟波。喃喃中，月明星稀，满天的清朗，满天的淡然。

云卷云中总想找寻一张长椅，对一湾风平浪静，想着那一方海阔天空。一杯清茶，余香袅袅，苦中的回味，清甜中的释然。

溪水静静地流淌在原野，滑过草丛，不经意间，你只能看到一条大河、一条大江，奔腾的浪花中找不出一丝一毫昔日的倩影。远去了，视线中只有地平线，找寻中只有不尽的路，不尽的风。

有一天，山高水远中蜀道入云，栈桥如诉，亘古残垣中弥漫着传说。那时，可能就会抚琴一曲，对着鹰击长空，看着白云悠然，走过的路，怀念的人，才会如乐曲般在夜空飞舞飘散，就如夏日的流萤，在黑夜中化作一道道流光，点燃一个个期盼。

昨夜的风，昨夜雨，如风过草尖，拨落一地的晨露，太阳还是在东方挥舞着它无尽的霞光，视线中还是覆盖着层层粉红的浪漫，那岁月的风，岁月的雨，虽然昨夜海棠压着一树的暴风骤雨，醒来，梦远去，晨依旧。

抚慰人间  
于春林

## 雪初落

前几天，本地天气预报就预报有一场大雪 x 日将至，我们所在地政府发布安全提示。当时并不以为然，觉得入冬就能降一场大雪吗？还有颇为期待的想法。

谁知，第一场雪入夜翩然而来，早晨起床，拉开窗帘，满目皆白，好大的雪啊，内心就是一阵惊喜！

一场大雪降临，便急切地敲开了初冬的门扉，让北国的冬天充满了浪漫的情愫，天地间银装素裹，粉妆玉砌，山川景致蒙上了清凉，肃穆的白色，冬天的脚步走向深远。

第一场雪，竟然真的如此之大，大地覆盖上了厚厚的雪被，落叶也深埋在下面，可以想象得到，昨夜雪花与落叶梦幻联袂酣畅淋漓地簌簌而下，演绎了一场蓄势待发的冬夜序曲，那风情与韵致，即使在暗夜中也是晶莹剔透，我来不及慢慢遐想，细细品味便急不可耐地整理好装束，跑下楼，推开单元门冲进雪的世界，与家乡的初雪来一次亲密接触。

雪还在下，空气沁凉，一阵寒意袭来，我不禁裹紧衣服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雪地上，迎着寒风与扑面而

来的雪亲密接吻，雪落到我的唇边很快就融化了，动情的初吻好甜蜜啊，唇齿间快慰无比。雪，飞舞着飘落到我的身体上，柔软得毫着力之感，我用手轻轻地抚摸着一片片雪花，仿佛触摸到了生命中最柔软的温柔，内心一阵窃喜，我索性仰起脸，张开嘴，接纳每一片雪花的爱抚。

再看，楼房、树木、街道都笼罩在白茫茫的雪雾中，白雪的世界中安静的时光里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。此时，人们或许还静静地飘雪中酣睡，是雪吸尽了世界的杂音，马路上也没有了车辆行驶的影子，偶尔有一两个如我一样晨起赏雪之人，他们也是在雪野中缓步徐行，眼前的一切景致都奇妙地停滞在光阴的世界里。

一片片的雪花如天使般飞舞着，洁白而轻盈，妙曼而婉约。落到楼上，楼上仿佛戴上了一项硕大的银色帽子，楼宇间的雪花在空中嬉戏玩耍，好不热闹；落到树上，树间宛若玉树琼枝，白得耀眼，树上还有一些尚未褪去的斑驳树叶，白中隐青，斑斓有致，那颜色特别显眼，艳丽；落到地上，一层层叠加，像厚厚的柳絮，却

闪着晶莹……我的脚被深深地陷入其中，投足之间留下深深的雪巢，我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雪中的世界，内心充满了无限的幻想，仿佛天地间我是雪中一点灵动的生命。

大自然真的很奇妙。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凉风冬有雪，四季变化莫测，总有令人心动的景致出现在我们面前，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神奇和美丽。人们把雪中的世界形容为童话般的世界，那么纯净，那么缥缈，净化了人们心灵，也让躁动不安的灵魂安静下来。自然给予我们的神圣是令人敬畏的，也让我们无法释怀的那颗心暂时有了栖息的地方。

厚厚的积雪下是万物蛰伏的理想境地，也是万物等待勃发的生命之源。雪不仅洁净了整个世界，也洁净了我们心灵。树木的枝条擎起了一络络白色的雪，雪中的红叶、黄叶、枯叶也承载了谁的心事呢？雪是冬天的符号，也是生命的动力源。“瑞雪兆丰年”，愿所有美好都如约而至。雪初落，时光的故事不老，还在延续，万物皆美丽，白雪皑皑！

记忆深处  
付令

## 一碗乡愁

十月之后，天气渐凉。在这座陌生的城市，人困马乏，饭点时间更是饥肠辘辘。之前的成都朋友总说，充虚解战，汤饼为最——肥肠粉加锅盔最巴适。而重庆的朋友也总念叨那碗豌豆杂酱小面。

小巷穿梭，觅得一家名叫肠旺面的热闹小店。什么是肠旺面？听说是面里有肥肠和血旺。听不懂老板的“红重”“红轻”“减条”“汤宽”，“要或不要”就按客人选项之众数来，“多或少”就按中位数安排。片刻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混搭风格的肠旺面便上了桌。这让我怀疑是不是每一样用料都不够好，每一个特点都不够突出而凑数，就像自己泡的方便面也加了榨菜、火腿肠等杂乱浇头。事实证明，是我草率了，这碗面大超预期。

丰厚的鸡汤上飘着红彤彤的辣椒油，味道极为鲜辣。汤里是劲道而韧性的荞麦鸡蛋面，软糯入味的肥肠，嫩滑的血旺，吸饱了汤汁的炸豆腐，辅以脆脆的绿头白腿小豆芽，中和了红汤的油腻。配上咸香的脆哨、软哨、小豆腐，口感极其丰富。

细细品来，面的劲道好，属于干

净利落不拖泥带水的碱水面条，很有嚼头。联想到古镇上晾晒着的那些匾盖。面条是揉搓压制而成面皮，切成了细丝，在院落星星点点的阳光下停留半天，就搬进屋里。

还有老街上叫卖的那种哨子。不同于南方常见的油渣，哨子是现切的一寸见方的五花肉，中火熬制而成的软哨。如果是大肥肉，则是脆哨，以及精瘦肉熬制的更小粒的精哨。原材料分门别类，下脚料油渣也就有了更多的花样。一粒粒像小山一样码在簸箕里，像小街瓦屋缝隙里投射的光柱在地上，斑斑驳驳，层层叠叠。

肥肠切成一指见宽的小短条，像是波光粼粼的辣海上游动的微型乌贼。一口咬来，滋滋冒油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怪味，耙软香糯软烂入味，口感香糯。

十来片血旺，约莫三毫米厚，刀工真不错，只见厨师在沸水里氽一下便已九分熟，捞入碗中。吃起来，香软嫩滑，就像包浆烤豆腐里的豆腐心，抑或蛋黄月饼里的小渣心。

豆芽、卤豆腐干等浇头的各种口感和香味在口中碰撞。煎鸡蛋像个金

灿灿的小太阳，外酥里嫩，流体状的蛋黄儿爆了出来。吃完满嘴香甜，生活也就是甜的滋味。整碗面油而不腻，令人回味无穷，唇齿留香。治愈人心的小猫，也来到脚边蹭食。

食为天性，民以食为天。五味杂陈的人生，酸甜苦辣的岁月。怕辣怕油怕高热量，解锁不了很多本地美食，那将是人生中的一大憾事！想保持体型，也势必失去很多乐趣。苗条的张爱玲就说过，在最坏时候懂得吃，舍得穿，不会乱。张爱玲的粉丝说，留住一个人的心，就要先留住TA的胃。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告诉我们，人世间两件大事最为根本：吃，然后才是减肥。捧一碗人间烟火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

上天给了我吃货的胃，却没给我作家的笔。岁月的魔术师，偷走了青春时光，也偷走了味蕾的柔软。时过境迁，外地成了本地，异乡成了第二故乡。几天不吃肠旺面，心里猫抓似的痒痒。哪怕回到老家，也要在地图上搜索肠旺面，然后就真的进了肠旺面馆。